

艺术·艺研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让人一步三叹

本报驻湖南记者 韩宗树 张苏震

2010年乍暖还寒时节,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内两次哀乐低回,老一辈艺术家文忆萱、齐芝田相继去世。这两位三湘戏曲的“活化石”“活字典”的仙逝是湖南戏曲界的重大损失。在齐芝田的追悼会上,八九名生前受过齐老教诲的知名剧作家在灵像前长跪不起……这种人世间的真情令人感动不已。

近年来,记者多次到湖南省艺术研究所采访,所见所闻,总让人一步三叹、感慨万千……

他们乐于与艺术为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文化艺术界和其他行业一样,经历了很多风雨。而像文忆萱、齐芝田这样历经风雨的老艺术家,仍然一往情深地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发热发光,实属罕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文化艺术界又是首当其冲。据湖南省艺术研究所负责人介绍,1994年至2003年是该所最困难的岁月。经费奇缺,人才断层,全省戏剧创作唯一的园地《艺海》杂志发行只有几十份,几乎倒闭。而文忆萱、齐芝田等老一辈艺术家,却依然为抢救、发展湖南的民族戏曲艺术呕心沥血、栉风沐雨地奔忙在三湘大地上。

齐芝田长期从事戏剧编辑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经他发现、修改和推荐发表、排演的剧本如《深宫欲海》、《喜脉案》等达到10多个,均在全省、全国公演时取得佳绩。晚年离休后,他仍心系艺术,即使哮喘日剧,卧床难起,还坚持



《湖南地方戏曲丛刊》

为剧作者审阅剧本。

文忆萱的一生更是与戏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她在戏曲史的编写、研究和传统戏的挖掘、整理、改编上硕果累累,成为闻名全国的戏曲史家。几十年来,经她教授、辅导后成名的剧作家有数十人,演员更达百人之多。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即将离休的文忆萱受命担任湖南省重点科研项目“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的主编,她不顾年迈体衰,和大家一起实地调查了全省的18个地方戏剧,并参与撰写、修改《湘剧志》和《祁剧志》的工作,该套丛书后来获得国家科研成果一等奖。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的老同志有一句集体口头禅:不与左右比吃穿,要和人家比贡献。记者于8年前曾到齐芝田、文忆萱家里拜访,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穿戴和室内家具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景况。而此时,他们创造的艺术成果早已蜚声全国了。在老一辈艺术工作者精神的感召下,全所广大员工面对五花八门的经济世象,早已

形成了“众志成城,岿然不动”的感人局面,“不做金钱物质的奴隶,要当精神的百万富翁”成为这个大家庭成员的共同心声。现所长邹世毅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生毕业后即义无反顾地踏进了艺术研究所的门槛。时至今日,当他回顾全体员工这种艺术情结时做出了“把生命和艺术融为一体,让戏剧因子浸润到血液里去”的入木三分的评价。

小门洞引人走进大殿堂

走进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的大门,谁也不会相信这里是一个正处级事业单位。它的门洞很小,只能容纳两人并肩出入。院内只有一栋5层的办公楼和一栋7层的住宅楼,和四周拔地而起的几十层的大厦相比,它简直就像一个小矮人。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面积不足2000平方米,在岗职工只有40余名的文艺单位,却当之无愧地成为湖南全省戏曲艺术的“总参谋部”。据所领导介绍,从上世纪50年代初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到全国第一届、第二届戏曲会演,湖南省都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艺术研究所功不可没。在上世纪60年代全国现代戏会演中,湖南推出的花鼓戏《打铜锣》、《补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几乎参与了全省所有的舞台艺术优秀创作成果的生产过程,对舞剧《边城》、湘剧《马陵道》、花鼓戏《老表轶事》以及歌剧《沥沥太阳雨》、湘剧《古画雄魂》等获得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五个一工程”优秀入选剧目奖、中国艺术节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等奖项的

绝,大家公认的因素是我们的文明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智慧。从黄帝时代,我们的民族就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成为一体,这种吸纳与融合一以贯之,至今不绝。这一方面源于我们的历史和国土的绵延广阔足够各种文化回旋,另一方面在于我们的先祖、

先贤和先烈具有“和而不同”的智慧。和而不同,就是不同文化相处和谐融洽,但是保持独立思考。这是一种大智慧。我们今天从改革开放到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在国际舞台上如鱼得水,正与“和而不同”理念一脉相承。清明公祭,正是对这种祖先智慧的谦恭承续。

清明公祭,一方面是精神回溯,另一方面是这种浩然正气与和谐之气在今天生活中弥漫。4月5日陕西公祭轩辕黄帝仪式中就有为西南大旱祈雨和为上海世博会祈福的环节和寓意。自去年秋季开始的西南大旱,超过6000万人受灾。这次轩辕黄帝公祭仪式中就有“飞龙在天”的环节,寓意飞龙呼风唤雨,是对西南普降甘霖的祈祷。我们不一定相信这种祈求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它以仪式的形式给人们提供了一座情感沟通和交融的桥梁,让大家万众一心,心存正气,共克时艰。在这种公祭仪式中,我们不但祭祀先祖,

志思慕之情,而且将祭扫、踏青、游艺、绿化和交流等活动融为一体,一种强大的、和谐的、向上的气氛得到集结,这正是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需要的和保持的。《论语》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可以用来追慕先祖、先贤、先烈的意义。而对清明节等传统节日的重视和对民众追怀先祖、先贤、先烈等活动的尊重和支持,其意义和成效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人心所向,政通人和。

艺术·视野

4月5日是清明节。自2006年清明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2008年国务院批准将清明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日以来,清明节成为越来越受老百姓欢迎的节日,各地的人们慎终追远,缅怀先人,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报纸网络上都报道称今年清明期间全国参加祭扫活动的约有4.5亿人次,仅陕西公祭轩辕黄帝仪式就有来自内地和港、澳、台各界的人士1.3万余人。

这种文化现象透露的文化意义又是什么呢?

今年的清明节,社会公祭大体上有三类:公祭炎帝、黄帝等华夏民族先祖及历史上的先贤,公祭革命先烈,公祭灾难中逝去的同胞。这些多种形态的公祭,反映出我们这个群体价值系统的回溯与拓展。如果我们祖先的语言习惯,这些价值可以概括为两种“气”。

第一种是浩然正气。浩然之气,最早由孟子提出,这种气,充塞天地,至大至刚,是我们的正义与道德的经年累积。清明公祭的先祖、先贤和先烈,都具有这种浩然正气。他们或发文明之一端,或谱历史之壮歌,或重气节而弃生命,或以生命换和平;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今天祭拜他们,正是对这种浩然正气的崇敬。面对剧变的时代和复杂的局势,面对各种考验,从国家到个人,我们需要的正是岿然立于天地、处变不惊的气概,这是我们的灵魂。清明公祭,正是对这种民族精神的慨然回溯。

第二种是和谐之气。今天祭拜先祖、先贤和先烈,还在于他们在他们谱写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一种生存和发展的至高智慧。反思我们的文明何以数千年绵延不

清明节：中华民族精神的回溯与弥漫

谢忠军

近百个优秀作品都进行过辅导或修改。

多年来,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在戏曲史、艺术理论以及评论、志书等方面均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1982年开始,该所相继编纂出版了《湖南地方戏传统剧本》61集、《湖南地方戏曲史料》4集、《中国戏曲志·湖南卷》、《戏曲音乐集成·湖南卷》、“湖南地方剧种志”丛书5卷、《湖南地方戏音乐集成》15卷、《目连戏研究文集》、《祁剧研究文集》等重要文献,多次荣获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与时俱进天地宽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认定一个人生理念:此生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战!这种赤子般的胸怀,使他们兢兢业业地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据所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来全所多项工作都在稳步地推进。首先,全所人员增至81人,上级拨的经费也突破300万元。难能可贵的是,去年在湖南省文化厅的直接支持和操作下,中断了10年的“人才工程”终于启动——所里一次性招进9名青年业务人员,为艺术研究所输入了新鲜血液。此前,在新的所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小团队又取得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成果:初步完成国家年度课题“湖南戏剧文化现状的考察与研究”,“湖湘文库”指定书目《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出版;《湖南



祁剧《目连救母》剧照

艺术·书评

看看景德镇的陶瓷大师

吴爱华

近日,知名陶瓷评论家漆德三的又一力作——《景德镇中国陶瓷大师》问世。该书图文并茂,内容翔实,集知识性、专业性、鉴赏性、史料性于一体,值得一读。

收藏家的鉴赏书

景德镇的瓷器天下闻名,而大师的作品集艺术性、时代性、装饰性于一体,代表了景德镇的顶尖水平,更是受到收藏家的追捧。如2005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松茂的粉彩《三顾茅庐》瓷板画拍出了150万元的高价;2008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菊生的作品《观棋不语真君子》色釉镶器在嘉德秋拍上,拍出了190万元高价;2009年景德镇第六届国际陶瓷博览会上,素有“首席中国陶瓷大师”之称的王



《景德镇中国陶瓷大师》封面

锡良的粉彩瓷板《黄山四千仞》拍得680万元,再次刷新了当代艺术陶瓷的拍卖纪录。

当代艺术陶瓷的火热,使爱瓷、玩瓷的人群呈几何数增长。而要想成为陶瓷收藏家,就必须对艺术史有所了解,对艺术家的风格有所把握,对艺术作品有所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由瓷器热催生的火爆的陶瓷艺术书籍,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令收藏爱好者系统研究、鉴赏非常不便。

《景德镇中国陶瓷大师》分别对景德镇的2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9位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的艺术风格、作品鉴赏、从艺经历、师承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且对每位大师都配发6幅代表作品的高清照片,使收藏家能系统地、全面快速地了解 and 掌握当代景德镇的国家级大师的全貌,提升对大师陶瓷艺术作品的鉴赏与分析水平。

陶艺家的工具箱

随着陶艺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步入了陶瓷创作的大军。据了解,仅景德镇从事陶瓷创作者就达近万人。目前,景德镇陶艺家队伍形成了金字塔般结构,在塔顶的无疑是这些国家级大师。

当前,景德镇拥有国家级陶瓷大师称号者共有32位。他们不仅创作了许多美轮美奂的陶瓷艺术精品,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和时代特色;如刘远长丰富

近现代文化名人·戏剧家卷》、《湖南地方戏曲腔谱选》等大部已启动编写。从2006年开始,与湖南省祁剧院合作,对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目连戏中的祁剧高腔《目连救母》进行抢救、保护、整理演出获得成功。特别抢眼眼球的是,2007年倾全所之力,制作了集湖南地方戏曲于一体的《湖南省文化艺术精粹》光盘,为保护、传承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下了汗马功劳。

该所负责人在谈到近年来多项工作与时俱进所创造的成果时还特别展示了两个“特写镜头”。其一,2008年年底在省财政拨款150万元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建设全省的艺术信息档案数据中心;其二,将濒临解体的《艺海》杂志做大做强,现已从季刊发展为双月刊、月刊及至明年的旬刊,发行数也从当年的每月53份飙升到目前的3000余份,且扭亏为盈。

临别时,记者浏览了湖南省艺术研究所2010年至2015年的五年“远景规划”,发现他们将“剧目工作室”改名为剧影视动漫工作室,把目光扩大到影视和动漫领域;将《艺海》杂志逐步打造成“艺海”出版集团。又如,积极申报、筹建湖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力争与湖南高校合作建立艺术门类二级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系列点,建立艺术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记者相信,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凭着自己的胆识、智慧以及对艺术事业的赤胆忠心,化理想为现实的日子不会远。

艺术·论坛

昆曲：美得是否媚俗了

从青春版《牡丹亭》到新版《玉簪记》,再到“校园版”《牡丹亭》昆曲工作坊”,白先勇的昆曲义工之举屡见报端。记得白先勇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次讲座中被人问道:《牡丹亭》之后,有哪一部戏具备打造的前景?白先勇答道:《玉簪记》!白先勇真是言必行、行必果,不久就推出了新版《玉簪记》。而之前在北大,“昆曲工作坊”的开办也同样是预告,据悉,此项活动为“北京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的重要板块,相信以白先勇的办事效率,《牡丹亭》“校园版”应该不会流产。

俞玖林、沈丰英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走俏之后,不仅为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开辟了良好的市场,更为各团体的老戏新制提供了新思路,举其要者,如江苏省昆剧院的精华版《牡丹亭》、青春版《1699桃花扇》,苏州昆剧院的顾版全本《长生殿》,北方昆曲剧院新编《西厢记》,南北昆剧团合演的四本《长生殿》等;次者,有浙江昆剧团园林版《牡丹亭》、皇家粮仓的厅堂版《牡丹亭》、中日版《牡丹亭》等。对上述戏码进行统计分析,其结果是:各戏缀以“版”者居多,各“版”戏,又以《牡丹亭》最红。鉴往而知来者,“校园版”牡丹正在孕育花蕾。

我曾和友人开玩笑说:不知是昆曲养活了《牡丹亭》,还是《牡丹亭》养活了昆曲。文艺友人正言之:“昆曲唯美,《牡丹亭》那‘生可以死,死可以生’人间至情则与三光而永光。”《牡丹亭》的“保鲜”话题简直让人回避不得。某次,戏剧史论专家马也在课后与我们聊天,也偶然言及《牡丹亭》,他迥乎公论之说,使得一二学友摸不着头脑,其中有可爱女生扯扯我的衣角,偷偷问我:“《牡丹亭》怎么没有爱情?”

《牡丹亭》的爱情童话着实蹩脚。就拿其中最为经典的折子戏《游园惊梦》而言,少男少女初见欢会,在原文里,男生说:“姐姐,咱一片闲情,爱煞你哩!”大概有些昆曲名家已隐约察觉这样的爱情表达不很妥当,遂改为:“姐姐,咱一片幽情,爱煞你呢!”幽者,隐也,隐蔽的东西,无可名状,摸不着,含糊其辞,只能任人揣度,也可以文饰为朦胧美,然着一“闲”字,意味便立刻不同了,龚定庵有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闲”“偶”并用,好极!好极!浪子之志,跃于纸上,所谓少年薄幸,偶涉烟

花,正是闲情的鼓动。汤显祖笔下的至情也纯由闲来,作为明儒,汤的虚空与自我抵牾在此微露真容,这点不容他忽悠!同样,高濂的《玉簪记》则更多地继承了《西厢记》的浅薄,对此,俞振飞传达得真好。俞在耄耋之年尚与张娴老太录制过该剧的《琴挑》一折,二老虽声气已衰,但俞饰潘必正借琴叙而挑逗尼姑陈妙常的一个眼光、一个神态仍那么恰到好处,把“闲步一回”的书生色相刻画得细致入微。两部剧,两对男女,爱情发端是那么的相似,真堪贻笑大方。王国维说

得深刻:“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佻薄语。”(见《人间词话》)《牡丹亭》、《玉簪记》正好迎合了当下国民脆弱而柔靡的感情状态,也暗合了情色艺术的消费逻辑,不过,白先勇偏爱这两部戏,尤其偏爱《牡丹亭》。

明清昆曲盛行,台湾戏曲史论家曾永义还将“昆曲化”作为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一个标尺,可见昆曲离不开传奇。至于《牡丹亭》一剧是否为昆腔所作,学界众说纷纭,但该剧在后世成为昆曲著名剧目则无疑,故视其为传奇作品也是无妨的。那么“十部传奇九相思”是否能够彰显昆曲艺术的全部精神?

当然不能!历史上,首次为昆腔创作的《浣纱记》也是爱情剧目,传说中范蠡、西施的感情内涵在梁辰鱼的笔下

则显得格外厚重。范、施以家国之念,相爱而不能,至于吴国破灭后,西施因肉体不复纯洁而脚踢之际,范蠡又慨然与之续接前缘,而当文种等人尚留恋晋禄时,范蠡、西施则又放眼业已平复的五湖陈迹,杳然泛舟隐去,此等出入尘寰之举,非有大的生命体悟而不可为。同写爱情,《浣》剧与《杜》、《玉》二作孰高孰低,青眼可识。

《浣纱记》一例而已,而《单刀会》、《千钟禄》、《一捧雪》等昆曲常演剧目更是把笔墨投入广阔的情感世界。昆曲形式之美,为人称道,只是一端,其题材丰富,行当家门齐备,怎能以生旦恋情自限?可知,牡丹夺眼,难称全豹一斑。

鄙意以为,任何一项具体的文化工作,其影响均不能小觑,它可以与其他工作一起塑造社会心灵,也可以与其他工作互救弊端,将个人偏好带入一个看似不大的文化领域,一旦形成话语,贻害不可估量。传统艺术当有扬弃,倘倡导者只斤斤于艺事末流,笔走偏锋,只会将传统艺术带入死胡同。



新版《玉簪记》剧照

家;即使与陶瓷艺术家数量相比,陶瓷评论家的人数也少得可怜。评论家的弱势地位,导致艺术市场发展不均衡。因此,要大力发展艺术陶瓷市场,就必须大力培育评论家队伍。然而,市场上不仅缺少陶瓷评论家,更缺少陶瓷评论方面的学习与参考书。

多年来,漆德三致力于陶瓷

文化的传播、陶瓷艺术的推广、陶瓷评论的写作,20余家知名媒体发表了他的评论文章。他先后出版了《陶瓷纵横》、《珠山拾荒》、《蔡玉祥藏瓷》、《景德镇首届工艺美术大师名作集》等陶瓷文化专著。此次《景德镇中国陶瓷大师》的出版,正好填补了市场中无陶瓷评论书的这一空白。